



苏联独幕剧选

遼寧人民出版社

苏联独幕剧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7年 沈阳

苏联独幕剧选

何懼装帧

☆

辽宁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沈阳市寧寧街23号）

沈阳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7幅印張·2種頁·188,000字 印數：1—8,44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0090·123

定價（6）0.82元

目 錄

我們的家庭	Г·穆吉瓦尼(1)
权充監察員	С·米哈尔科夫(25)
良心話	П·席列里尼科夫(35)
如果你是一个人	И·斯克留陶司卡斯(53)
朋友	Г·牟赫塔洛夫(77)
原來是这么回事	В·米留納斯(96)
破旧的別墅	У·雅魯納尔(116)
巴蘭丘克醒了	И·盧科夫斯基(130)
鈴响后	А·烏里亞寧斯基(143)
糖果不甜的时候	Г·牟赫塔洛夫(155)
款待客人的法律	П·斯涅果夫(173)
朝太陽的房間	阿努琪娜 罗摩娃(195)
我們要活下去	А·格列博夫(214)
編后記	(229)

我們的家庭

Г·穆吉瓦尼

人 物：

庫特梁紹夫·依万·尼基弗羅維奇——五十五歲。（簡稱依万）

烏里揚娜·費奧克季斯托芙娜——其妻，五十二歲。（簡稱烏里揚娜）

尼古拉——二十五歲。

西 瑪——二十一歲。（女）

奧列格——十九歲。

} 他們的孩子。

奧麗婭——西瑪的女友。

高尔金——攝影記者。

布 景：

莫斯科工人依万·尼基弗羅維奇·庫特梁紹夫住宅里的一間收拾得很整齊的房間。兩扇門。一張圓餐桌，一個大書櫃，一個衣櫃；窗上挂着窗簾。

幕 啓：

西瑪和奧麗婭在桌旁坐着。西瑪在讀一冊蘇聯大百科全書，奧麗婭注意地听着。

西 瑪：（機械地、不敬氣地、不注意標點符號地讀着）“阿爾泰——西西伯利亞的一個山區；位於格林威治北緯四十八度與五十三度，東經八

十一度与九十度之間……”

奧麗婭：（插言）位于誰那兒？

西 瑪：（生氣地）格林威治那兒。

奧麗婭：格林威治是誰呢？

西 瑪：（譏笑地）你真不知道他嗎？共和國的人民演員嘛。

奧麗婭：你別逗了……干什么的演員？

西 瑪：（拿起百科全書另一卷，翻尋，讀）格林威治——是倫敦的一個區……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就在那里。

奧麗婭：（為難地）我簡直不明白……咱們是到阿爾泰去，這跟到倫敦有什麼關係呢？

西 瑪：（砰然合上書）那咱們就到了這個東經九十度，再在那兒研究地理得了。（站起來，把書放回原處。沉思）多少事……怎麼能樣樣不忘呢？……

奧麗婭：（憂郁地）媽媽要是知道我去開荒，恐怕會發瘋的。（哈哈大笑）到那兒？到阿爾泰！（躍起，擁抱女友）西莫契卡（注一），咱們是第一批到那里去的人，就象杰日涅夫或者阿爾謝耶夫（注二）一樣。多有意思呵……一切都是新鮮的、不熟悉的……

西 瑪：當然了。（從沙發下拉出皮箱，打開衣櫃，發愁地搖著頭）不，我看是裝不下……再說，我怎麼裝呢？

奧麗婭：你怎么，已經收拾上了？

西 瑪：不收拾怎麼辦！明天我就沒有時間了……有多少事情……全都得明天辦。

奧麗婭：（坐下，為難地）這麼說，咱們真是要走了？我的天哪，我的腦袋里全亂了。

西 瑪：（開玩笑地）你的腦袋里從來也沒有特別清醒過。好了，好

（注一）西瑪的愛稱。

（注二）杰日涅夫（1895—1973）——俄國杰出的航空旅行家。阿爾謝耶夫（1872—1931）——蘇聯遠東探險家、旅行家。

了……別生氣了。沒有你，我是那兒也不去的。

奧麗婭：（高興地）那麼說，西莫契卡，咱們是最先往阿爾泰去的。

西 瑪：怎麼是最先的呢？今天，全莫斯科的人都讀了開墾荒地的決議；大概早已經有數千數萬人遞了申請書，準備到新地方去了。你跟我們的果良（注）怎麼辦呢？你可知道，咱們一去就不是一年半個月。

奧麗婭：果良？如果你哥哥真正愛我，那他就和咱們一起去。

西 瑪：（警惕地）你想告訴他我們要走嗎？

奧麗婭：要不怎麼辦呢？

西 瑪：你瘋啦。（生氣地）不，你還是留在莫斯科吧。要不然，你自己走不了，也把我的事給毀了。

奧麗婭：我怎麼能把你的事給毀了呢？

西 瑪：果良一定會告訴我媽媽，媽媽再告訴我爸爸，這麼一來，我們家就會大亂起來的！最後，那兒也不會讓我去的。（嚴厲地）不，還是請你留在莫斯科吧。

奧麗婭：難道你不準備說你到那兒去嗎？

西 瑪：（往皮箱里放東西）當然不說。我就說，我休息去。

奧麗婭：可是你已經休過假了，誰能信你的話呢？

西 瑪：真的。或者我就說派我到別處去交流經驗……譬如說，到基輔。

奧麗婭：誰相信你呢？無軌電車的司機員，有什麼經驗可交流的呢？

西 瑪：（揮手）會相信的……會相信的……等到了阿爾泰，我再寫信告訴他們實際情況。

奧麗婭：我真不明白，你為什麼要瞞着家里呢？

西 瑪：誰要是下班晚回家一點鐘，媽媽就該嚷嚷起來了……誰也甭想消停……一會兒全院就都會知道，庫特梁紹夫家里丟失人

（注）尼古拉的爱称。

了。你想想，她能会順順当当地讓我走嗎？（意味深長地搖了搖頭）你不了解我媽媽……她可是個有頭腦的人。所以，我告訴你，不許跟尼古拉提一個字。

奧麗婭：不……我還得好好地想一想。

西 瑪：可是你要知道，他們會妨碍我們的！（挖苦地）真是個好共青團員……先遞了申請書——我去……馬上就走！可是回頭就“溜”了。

奧麗婭：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的是關於果良的問題。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他？

西 瑪：（蔑視地）你根本什麼也不要告訴他。

奧麗婭：（生氣地）怎麼能這樣呢？你的阿遼沙也去，你當然沒什麼，可是我就一個人去……

西 瑪：（生氣地）是這麼回事呵……去吧，你回家吧！我沒走之前，你再別到這兒來了！回頭，你願意告訴就告訴，不願告訴——就甭告訴；你願意走——就走，不願走——就留下。

奧麗婭：你總是這樣嚇唬我，就好像我自己沒有主見似的。

西 瑪：這樣也許會好些的。

（可以聽見走廊里的門開了。）

（慌慌地藏皮箱）大概是媽媽……（喊）媽媽，是你嗎？

（烏里揚娜·費奧克季斯托芙娜走進屋，把裝着東西的提包放在桌上。這是一個還不太年老的瘦弱婦女，面孔很嚴肅、毅然。）

烏里揚娜：你好，奧列契卡！

奧麗婭：（慌慌地望着西瑪）您好，烏里揚娜·費奧克季斯托芙娜。

烏里揚娜：你們在家里坐着干什么？怎麼沒有上班去呢？有病了嗎？

西 瑪：（猶豫不決）是因為……

烏里揚娜：（不安地）出什麼事兒了？

西 瑪：沒出什麼事兒，媽媽……今天我的路線變了。

烏里揚娜：（問奧麗婭）你怎麼了呢？

奧麗婭：我的路綫也……烏里揚娜伯母……

烏里揚娜：（不相信地）也變了？

奧麗婭：（慌張地）變了……

烏里揚娜：（環顧）衣櫃為什麼敞着呢？

西瑪：媽媽……后天我要外出了……我收拾几件衣服。

烏里揚娜：你這是要到那兒去？

西瑪：到哈爾科夫……去出差。

奧麗婭：（改正她的話）不是到哈爾科夫，是到基輔。

西瑪：（生氣地看了看奧麗婭）對，對，我弄錯了。是到基輔……去交流經驗……

烏里揚娜：（懷疑地）交流經驗？

西瑪：是。

烏里揚娜：（問奧麗婭）你也去？

奧麗婭：（不安地看着西瑪）我也去。

烏里揚娜：也是去交流經驗？

奧麗婭：是的，烏里揚娜·費奧克季斯托芙娜。

烏里揚娜：（微笑着搖了搖頭）姑娘們，你們什麼時候積累了这么多的經驗，都可以去交流啦？

西瑪：怎麼？我們是我們廠的優秀司機……所以才要派我們到哈爾科夫去……

奧麗婭：（插話）不是到哈爾科夫，是到基輔。

西瑪：到那兒去還不是一樣，小傻瓜。主要的是派我們了。

烏里揚娜：（深深地嘆了口氣）去很長時間嗎？

西瑪：不，就一個月。（想起了什麼，拿起提包）媽媽，今天發薪了。（掏出了一捆錢，交給母親。）

烏里揚娜：（懷疑地）怎麼這麼多呢？

西瑪：這裡有工資……有額外報酬……有獎金……

烏里揚娜：你怎麼，出差去不帶錢嗎？

西 瑪：明天就發給我們出差費。（從衣櫃裏取衣服）我換件衣服，我們到商店去一趟，買點零七八碎的在路上用。（向另一個房間走去，奧麗婭跟在後面。）

烏里揚娜：唉，孩子們哪，孩子們哪！（拿起買的東西，下。）

（台上空場片刻，然後，尼古拉幾乎是踉蹌着沖進屋裏。他急忙地走向書架，去取一卷蘇聯大百科全書。）

尼古拉：（拿到書後，讀）“……是西西伯利亞的一個山區；位於北緯四十八度與五十三度之間……”（迅速地翻過去一頁，讀）“十七世紀時，阿爾泰山麓下就出現了俄國的第一批移民……”（又翻過去一頁）“分為七十五個區，有八座城市和十個城鎮。”（砰然合上書，並將它放回書架，向門走去。突然地與往里走的奧麗婭相撞。）

奧麗婭：（困惑地）果良！

尼古拉：（高興地）奧列契卡……你在这呢，多好呵……我正準備找你去呢……

奧麗婭：找我去？

尼古拉：是呵……你知道我找你做什麼嗎？（抓住她的手，望着她的眼睛，突然地問道）你愛我嗎？

奧麗婭：（惊奇地）你怎么啦，果良？

尼古拉：我問你，愛我不？

奧麗婭：你这是怎麼啦，我的好果良？難道你不知道嗎？

尼古拉：今天我就告訴父親、媽媽……所有的人……明天咱們就結婚。

奧麗婭：（高興地）果良！為什麼明天呢？

尼古拉：就是明天。（抱住奧麗婭，熱情地吻她。）

奧麗婭：（幸福地低聲說）多難為情，果良……媽媽在那兒呢……（指門。）

尼古拉：（得意地）奧麗婭，假如你知道是什麼在期待著我們……我們將要建立新的生活……

奧麗婭：（微笑着）要領房子了嗎？

尼古拉：這和房子有什麼關係？可不是……我什麼都還沒來得及和你講呢。（突然惶恐地睜眼）不過，可別讓媽媽聽見……

奧麗婭：（打斷了他的話）我媽媽一定會很幸福的……她非常喜歡你。

當然，她已經瞧出來了，但是她裝着什麼也不知道似的。

尼古拉：（小聲地）你聽我說，明天咱們結婚，後天……

（西瑪的聲音打斷了尼古拉的話。）

西瑪：（從另一個房間）奧麗婭，你們在那裡唧噥什麼呢？

奧麗婭：（吃驚地）我們？沒什麼……

（西瑪上；她已經換了衣服。）

西瑪：（懷疑地，向奧麗婭）你在这儿瞎叨咕些什麼呢？可真有閑工夫。

奧麗婭：（困惑地）我……沒什麼……我……只是……

尼古拉：祝賀我們吧。明天舉行婚禮！

西瑪：（奇怪地）誰舉行婚禮？

尼古拉：我！（拉起奧麗婭的手）我們。我們決定結婚了。

西瑪：（奇怪地）什麼？怎麼結婚？

尼古拉：（笑）就象所有的人那樣。

西瑪：（向奧麗婭）你也準備現在就出嫁嗎？

奧麗婭：嗯……（看了西瑪一眼）不……（把視線轉向尼古拉）是……準備出嫁，但暫時還不……

尼古拉：（大笑）暫時不出嫁！明天出嫁。

西瑪：（看表）我的天哪！商店快要關門了。（拉住奧麗婭的手，向門口拖去）沒工夫閑扯。快走吧。（將奧麗婭推出門外，兩人同下。）

尼古拉：的確，生活在世上太好了！……（忽然想起）弄了半天，我也沒有來得及告訴奧麗婭，我們要到阿爾泰去。（沉思片刻）她要是突然不同意去呢？

（烏里揚娜·費奧克季斯托芙娜上。）

烏里揚娜：今天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果良？

尼古拉：（惊起）有事情，媽媽……有事情。后天我要外出。

烏里揚娜：（惊奇地）到那兒去？

尼古拉：到基斯洛沃德斯克……去一个月……也可能两个月。

烏里揚娜：（怀疑地）交流經驗去嗎？

尼古拉：（心不在焉地）是……（忽然想起）不，不是……是休息去。

烏里揚娜：夏天你不是休息过了嗎？

尼古拉：那是去年的假，而这一次是明年的……（拥抱母親）他們把我叫到工厂管理委员会說，行啦，你休息去吧！好吧，咱們的事好办，叫去咱們就去。

烏里揚娜：（惊慌地）果良，你病了嗎？

尼古拉：（笑）您这是怎么說的，媽媽？

烏里揚娜：（摸尼古拉的前額）真是这么回事，我的孩子病了……你發燒……

尼古拉：（笑）你放心吧，媽媽。我很健康……真的，我真很健康……这是他們工厂……行政上……这样决定的……

烏里揚娜：到基斯洛沃德斯克去？（摇头）这就是你的心臟有病……（慈悲地）这是怎么弄的呢？

尼古拉：我的心臟很健康，媽媽……我不一定非得去基斯洛沃德斯克……您願意的話，我可以去雅尔达，也可以去索奇，我到那兒都一样……

烏里揚娜：你可能是有事情瞞着我。

尼古拉：不是的。（拥抱、親吻母親）噯，我差一点給忘了。（从兜里掏出一捆錢，交給母親）給您吧，我領工薪了。

烏里揚娜：（惊奇地並同時怀疑地）怎么这么多呢？

尼古拉：这里有工資、獎金、休假期……

烏里揚娜：（困惑不解地聳肩）我真不明白，你們今天都怎么了……你們全領了獎金、休假期……这不是，西瑪也要外出呢。

尼古拉：（警覺了）到那兒去？

烏里揚娜：可誰知道是到哈尔科夫，還是到基輔……出差去。

尼古拉：啊！（放心了）也可能是哈尔科夫，也可能是基輔……媽媽，我餓了。

烏里揚娜：等一會吧，就要吃午飯了。

尼古拉：好吧，那我先去洗洗臉。（一邊走一邊脫上衣，下。）

（烏里揚娜·費奧克季斯托美娜收拾房間。依萬·尼基弗羅維奇上，他的體格健壯，頭髮斑白。）

依 萬：你好，烏里揚申卡（注）！我的美人兒！（走到妻子面前，吻她。）

烏里揚娜：干什么又這麼溫存？不定偶然又怎麼地喝了點酒吧？

依 萬：第一，如果說是喝了，那也不是偶然的。第二，再說，那個傻瓜在工作時間里喝酒呢？

烏里揚娜：可是你為什麼工作時間在家，而不在工廠呢？你可能也病了？

依 萬：有事情，烏里揚娜。后天我要出差去。

烏里揚娜：（呆然自失）出差去？

依 萬：是啊，怎麼？你奇怪什麼？

烏里揚娜：（用無望的聲音）交流經驗去嗎？

依 萬：（含糊其詞地）是呵……這是誰告訴你的？

烏里揚娜：（聳肩攤開雙手）你們怎麼，今天都約定好了嗎？

依 萬：這是那兒的話，我沒和任何人約定呵！

烏里揚娜：那你到那兒去，到基輔還是到基斯洛沃德斯克？

依 萬：也不是基輔，也不是基斯洛沃德斯克……（稍停后）我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

烏里揚娜：去很長時間嗎？

依 萬：我想得一個月。

（注）烏里揚娜的愛稱。

烏里揚娜：这是怎么回事？尼古拉也要走，西瑪也……

依 万：（惊奇地）他們都到那兒去？

烏里揚娜：西瑪到基輔，她說是交流經驗去；尼古拉去休息，就是沒弄清楚到那兒，不是基斯洛沃德斯克，就是索奇……

依 万：这不是胡說嗎？現在休息什么呢？

烏里揚娜：我不知道。你去問問他吧。

依 万：（急不可耐地）他在那兒呢？

烏里揚娜：洗臉呢……

依 万：（生气地）他那兒也甭想去！我知道他的假期……（沉思地，遷就地）不过……如果是派他去休息，那就是說應該去。他什么时候走？

烏里揚娜：也是后天。

依 万：后天！（狡黠地微笑着）明白了。

烏里揚娜：你們今天全都这么心神不定……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你們都急着在同一天走呢？西瑪去基輔，果良好象是去基斯洛沃德斯克，你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并且全都是在后天出發。

依 万：真是奇怪的巧合。

烏里揚娜：并且全都是去一个月。

依 万：没关系，奧列格留在家跟你作伴。一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抱住妻子的肩，摟她，並看着她的眼睛，親切地問道）你还記得你为什么爱上我了嗎，烏里揚娜？

烏里揚娜：我那里还記得呢？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

依 万：（更用力地擁抱妻子，堅強地）你回想一下。

烏里揚娜：（狡黠地微笑着）想起來了。因为你是个說了就干的人。

依 万：这难道不是实话嗎？就是現在我也还記得一百年前的一切情景。我記得，你擁抱着我，趴在我耳朵上小声地說：“万尼亞（注），

（注）依万·尼基弗罗維奇的小名。

我情願和你到天涯海角！”

烏里揚娜：（把頭緊貼在丈夫的胸前）我記得，萬尼亞……你當時給我的回答是：“為什麼要到天涯海角，咱們要到莫斯科，從那兒再到前綫，打高爾察克去。”可是，媽媽却哭了——她說，我的女兒愛上了個共青團員，這是多大的恥辱。

依 万：我現在也是共青團員。（盯着烏里揚娜的眼睛，用從前年青時候的聲音小聲地唱）

愛上了共青團員，
我要奔赴戰場……

媽媽，不要悲泣，
臨別的時候讓我來親吻你……

烏里揚娜：（惶惑不安地）拉倒吧，老头子，多不害臊。

依 万：（哈哈地笑）我怎麼是老头子，烏里揚娜！我才五十五。你看……（把手攏成一個強有力的拳頭）我能把牛摔倒，而你說我“老头子”……（稍停，突然地）我們到天涯海角去，烏里揚娜……走，建立新的生活去……

烏里揚娜：（笑）原來是這麼回事呵！你的確是喝酒了吧？

依 万：（嘆了口氣）一口也沒有喝。（稍停）我餓的象正月的狼一樣。

烏里揚娜：很快就吃午飯了。

依 万：噯……（手插進衣兜）發工薪了。拿去吧！（掏出一摞錢）

烏里揚娜：你們干什么今天把錢都給我了呢？尼古拉、西瑪、你……，算了，我現在沒工夫跟你們在這……再說，全都等着吃飯呢。（下。）

依 万：（剩下他一個人，陷入沉思）西瑪可能真的是到基輔去，可是尼古拉……他說他要到基斯洛沃德斯克去？不行，小伙子，你騙不了我！（含着微笑走到書櫥前，從中取出一卷蘇聯大百科全書，打開，讀）“阿爾泰——西西伯利亞的一個山區。位於格林威治北緯四十八度與五十三度、東經八十一度與九十度之間……”（合上書）在路上有

工夫讀它。(沉思地在屋裏踱步走着，又停下)有一點總是沒錯的，那裏有蘇維埃政權嗎？——有！有土地嗎？——有！那就是說可以在那裏建設、生活，也可以成人。

(尼古拉上，他一边走一邊擦着臉。依萬·尼基弗羅維奇迅速地把手藏起來。)

尼古拉：爸爸，你和誰說話呢？

依 萬：和這個家庭里最年長的人。(從頭到腳地打量兒子)你是要外出嗎？

尼古拉：是要外出，爸爸……

依 萬：(羨慕地)我很高興。我也要去休息……不過不是去基斯洛沃德斯克，而是去阿爾泰。

尼古拉：(高興地)去阿爾泰！

依 萬：(漫不經心地)別吵嚷，媽媽聽見了……我真不知道該怎么去和她說……

尼古拉：沒關係，西瑪和奧列格跟她在家呢。

依 萬：噢，一定得嚷嚷翻天！

尼古拉：如果咱們不說到那兒去，能怎麼樣呢？

依 萬：好吧，這樣也行吧。從阿爾泰再給她寫信……咱們在那裏安好家，立上業，再叫她去。(反語羨慕地)你可真能干！

尼古拉：我難道能成別的樣嗎？工廠能干的小伙兒們都走，那裏能留下我呢？

依 萬：(生氣地)我倒不是因為你走說你能干！你為什麼要瞞着我呢，有主意的傢伙？

尼古拉：您自己呢，爸爸？

依 萬：這一切我只是今天才決定的。

尼古拉：我也是。我想，何必早說出來呢……讓媽媽不放心……

依 萬：是呵。(點頭，沉思)得準備準備了，道路很遠，買把茶壺、鍋和一些家里常用的零七八碎……到新的地方什么都用的着。

尼古拉：吃完午飯，我自己買東西去。

依 万：不过，可別弄到家來，不然，你媽可能會猜到的。

（西瑪和奧麗婭出現在門口，拿着很多東西。手里拿着的有茶壺、銅、熱水瓶、煤油爐、膠靴及一些小包。依万·尼基弗羅維奇和尼古拉看到這種不平常的情景後，莫名其妙地互相看了看。）

西 瑪：（困惑地）啊，爸爸……您在家吶？

依 万：（摹仿女兒的聲音）不，沒在家。這只是你的感覺……你呢？

西 瑪：（還是那麼困惑地）我嗎？沒什麼……

依 万：（小聲地向尼古拉）看來咱們好像是已經沒有必要再買食具了。
（向西瑪）你為什麼買了這麼多東西？要出嫁嗎？

西 瑪：我要出差去。

依 万：（反語地）啊，要出差去？如果不是秘密的話，可以告訴我到那兒去嗎？

西 瑪：（把東西放在沙發上）到哈爾科夫去。

奧麗婭：不是到哈爾科夫，而是到基輔。

尼古拉：（惊奇地，向奧麗婭）你也去？

奧麗婭：我也去。

依 万：請問你們到基輔，干什么還帶茶壺和膠靴呢？

西 瑪：我們這是給朋友買的。帶點禮物。

依 万：什麼，基輔沒有茶壺？給年輕的姑娘送禮送膠鞋？我這是頭一次聽說。

尼古拉：（狡黠地向姑娘們）多湊巧，我也要到基輔去。咱們一起走吧。

西 瑪：不一定能一起。我們和莫斯科無軌電車廠的代表團一起走……交流經驗去。

依 万：（突然嚴厲地）你那兒也甭想去。留在家吧。

西 瑪：你跟我嚷嚷什麼？

依 万：我是父親。就有權利嚷嚷。

西 瑪：這可真是新鮮事！你沒有任何權利跟我嚷嚷。